

马拉多纳死亡案开庭，医护团队7名成员被控过失杀人 竟是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

本版撰稿 特约记者 沈庆丰

2025年3月11日，备受瞩目的阿根廷足球巨星马拉多纳死因案正式开庭审理。案件的核心是追究负责照顾马拉多纳的医生及其医疗团队成员的责任。

据报道，庭审首日，检察官帕特里西奥·法拉利出示了一张令人震惊的照片，照片显示了马拉多纳去世时的状态，腹部异常肿胀。

法拉利在展示照片时说：“马拉多纳就是这样离开我们的。如果有人说不认识他的真实情况，那绝对是谎言。”他还强调，“设想一下，如果你的家人这样躺在床上，已经好几天了，如果他们不告诉你他们参与了谋杀，那他们就是在撒谎。”

马拉多纳的女儿达尔玛·吉安尼娜和贾娜，以及他的前伴侣维罗妮卡·奥赫达都出席了听证会。看到这张令人震惊的照片，她们情绪崩溃，泪流不止。达尔玛和吉安尼娜的律师费尔南多·布兰多在接受采访时也坚信马拉多纳是被谋杀的，并指出所有相关的医护人员都未能尽到他们的专业职责。

马拉多纳2020年11月25日在家中去世，此前他刚因硬膜下血肿接受了头部手术，正在家中进行居家治疗。尸检报告显示，马拉多纳死于慢

性心力衰竭急性加重引起的急性肺水肿。然而，检方认为，这些医生明知马拉多纳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悲剧的发生。

在开庭审理前几个小时，马拉多纳的儿子小迭戈发表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声明：“我父亲是被谋杀的。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以及一些医生在一个群里，我们在那里关注他的病情。”然而，在感染新冠病毒并病情危急后，他失去了了解父亲病情进展的直接联系。“他们给他开了一些药，明知道他会因此丧命。”

他还暗示，在他父亲的死背后隐藏着一些利益。“自从他去世后，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情。我们意识到他被偷了很多钱，而且在他家里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此次审判的重点是确定八名医疗专业人士中的七人是否因疏忽导致了马拉多纳的死亡。这些人被指控犯有间接故意杀人罪，一旦罪名成立，可能面临8至25年的监禁。

预计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将有超过120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马拉多纳的家人、朋友、专家和记者等。他们将提供关于马拉多纳最后几个月生活的详细信息，以及医疗团队如何处理他的病情的具体细节。据报道，辩论过程将持续到7月份，预计8月份法院将做出判决。



马拉多纳医护团队首席——神经外科医生卢克

医护人员集体辩护——我们与马拉多纳的死无关

在马拉多纳死因案即将开庭之际，涉案医护人员的辩护律师纷纷发声，为各自的当事人进行辩护，试图减轻或消除他们的责任。

精神科医生奥古斯汀·科萨乔夫是马拉多纳生前最后阶段的照护者，她的律师米斯昌丘克强调：“检方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才能支持对科萨乔夫的指控。”“我的委托人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她的行为与马拉多纳的死因之间，缺乏经过证实的因果关系。马拉多纳的死因是心脏疾病，但四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引发了那次致命的心律失常。”

作为马拉多纳的首席医生，神经外科医生卢克的辩护律师也发表了声明：“这起悲剧性的死亡事件，是由于家庭治疗期间突发、意外且无法预测的心脏问题所导致的。我们坚持认为，不存在任何非法行为，我的委托人也没有参与任何被指控的环节。”律师将马拉多纳的死亡归咎于不可预见的心脏骤停，并坚称卢克没有任何不当行为。

心理医生卡洛斯·迪亚兹的辩护律师迭戈·奥尔梅多则辩称，他的委托人不可能参与任何犯罪阴谋，因为他不认识照顾马拉多纳的其他医护人

员。奥尔梅多说：“迪亚兹仅仅因为三条消息就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这简直是荒唐！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迪亚兹与马拉多纳的死亡有任何关联。或许那些消息令人不快，但没有一条与马拉多纳的死因有直接关系。我们都为马拉多纳的去世感到悲痛。”

奥尔梅多强调迪亚兹与马拉多纳的死亡并无直接联系，并指出迪亚兹曾成功帮助马拉多纳戒除毒瘾，确保他在去世时体内没有毒品和酒精。他还补充说，就在几周前，当他第一次去马拉多纳家拜访，试图帮助他解决酗酒问题时，“马拉多纳手里还拿着一杯葡萄酒来迎接他”。

护士里卡多·阿尔米隆的律师巴克则强调，他的客户受雇是为了照顾马拉多纳，而不是“杀害”他。“他只是在做他一直做的事情，也就是他被雇佣来做的事情。”巴克还要求宣布检察官法拉利的辩论无效，因为法拉利在庭审中展示了马拉多纳去世后的照片，他认为这是辩方事先未提交的证据，违反了程序规定。巴克试图将阿尔米隆的职责限定在日常护理的范围内，并质疑检察官在庭审中展示未经事先提交的证据是否合法。



开庭过程中，检方甚至出示了马拉多纳去世之后的遗体照片



马拉多纳家人的辩护律师 马里奥·博德里

不仅迭戈·马拉多纳没有得到妥善治疗

七大庸医黑名单，悲剧本可避免？

马拉多纳的尸检报告显示，其死因是“急性肺水肿”和“心力衰竭”。然而，负责调查此案的检察官认为，这场悲剧“本可以避免”，因为负责马拉多纳康复和戒毒的医护人员存在不当行为，导致他“孤立无援”，“只能听天由命”。基于此，检察官以过失杀人罪起诉了医疗团队的八名成员。

被告名单及指控：

莱奥波尔多·卢克（神经外科医生）：43岁的卢克是马拉多纳晚年的私人医生之一。2020年11月初，他为马拉多纳做了硬膜下血肿的颅脑手术，并建议居家康复。然而，康复地点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一个私人社区的住所，该住所并不具备照顾病人所需的最低条件。指控称，卢克未履行照顾马拉多纳的义务，无视了他的疾病症状。据当地媒体报道，案件中的短信和录音显示，卢克向马拉多纳的家人隐瞒信息，并以轻蔑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他。

奥古斯汀·科萨乔夫（精神科医生）：40岁的科萨乔夫在马拉多纳去世前五个月开始对其进行治疗。起诉

书指出，她给马拉多纳服用了禁忌药物，且未亲自对其进行检查。检察官指出，当发现马拉多纳失去知觉时，她并未“亲自负责病人的复苏”，尽管她是“当时在场的唯一医生”。在一份相关文件中，她被指控伪造医疗证明，声称马拉多纳“神志清醒，头脑清晰”，但实际上并未对其进行检查。

卡洛斯·迪亚兹（心理医生）：33岁的迪亚兹是一位专门从事成瘾治疗的精神分析师，于2020年10月26日加入马拉多纳的医疗团队。检察官认为，他未要求将马拉多纳送往合适的机构接受治疗，并且干预了精神科医生的治疗方案。迪亚兹和科萨乔夫还被指控向马拉多纳的女儿隐瞒了他的真实健康状况。

里卡多·阿尔米隆（护士）：41岁的阿尔米隆是私营医疗公司派出的护士之一，负责夜间护理。检察官指控他未遵守记录病人状况信息的规程，并怀疑他在报告马拉多纳去世前一晚情况正常时有所隐瞒。进行尸检的专家认为，那时马拉多纳已经奄奄一息。

佩德罗·迪·斯帕尼亚（临床医

生）：49岁的迪·斯帕尼亚负责跟踪和监督马拉多纳的家庭治疗。他被指控未定期检查马拉多纳的健康状况。调查显示，他在两周内只探望了病人两次：第一次要求进行一系列检查，但未证实这些检查是否进行；第二次则声称马拉多纳拒绝接受检查。

南希·福里尼（医生）：56岁的福里尼是家庭护理经理，负责为马拉多纳组织护理服务和治疗伴侣。她声称所有决定都掌握在马拉多纳的私人医生手中。然而，另一名被告、护士协调员马里亚诺·佩罗尼的证词对这一论点提出了质疑。

马里亚诺·佩罗尼（护士协调员）：44岁的佩罗尼声称，他的职责仅仅是行政管理，他从未见过马拉多纳，唯一的联系方式是通过福里尼。检察官认为佩罗尼的报告与马拉多纳的真实状况或其他接受的医疗护理无关，因此他也被起诉。

吉塞拉（护士）：37岁的吉塞拉也将接受审判，但她将单独接受陪审团审判。

长期沉溺于毒品最致命

2020年11月30日，迭戈·马拉多纳的离世，如同一颗巨星陨落，在世界足坛乃至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持续的震动和惋惜。随之而来的，是对其死因的深入调查，其中，医疗团队和护理人员“疑似疏忽照顾，甚至存在遗弃行为”的指控，更让这位传奇球星的谢幕蒙上了一层阴影。事实上，马拉多纳因健康问题紧急入院抢救早已不是新闻，人们甚至已经数不清这位“金童”有多少次在生死线上挣扎。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马拉多纳的早逝以及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都与他长期以来自我毁灭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包括无规律的作息、放

纵的饮食、对烈酒和雪茄的嗜好，以及最致命的因素——长期沉溺于毒品，这些最终让这位足球天才在60岁时便离去。

1987年，马拉多纳率领那不勒斯队历史性地捧起了意甲联赛冠军奖杯，他被当地人民奉为“神明”。然而，与此同时，马拉多纳也与当地势力强大的黑手党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觥筹交错、纸醉金迷的生活，也加速了他滑向毒品的深渊。1991年3月17日，在那不勒斯与巴里队的比赛结束后，俱乐部对马拉多纳进行了例行药检，结果显示可卡因呈阳性。随后，马拉多纳被处以长达14个月的禁赛处

罚，这也宣告了他与那不勒斯时代的终结。“瘾君子”这个刺眼的标签，从此与马拉多纳的名字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1994年，美国世界杯成为了马拉多纳职业生涯悲剧的顶点。在阿根廷队与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后，马拉多纳的尿检结果再次呈阳性，被查出服用了违禁药物麻黄碱。国际足联随即宣布，马拉多纳被立即驱逐出本届世界杯，并处以长达15个月的禁赛处罚。这一事件不仅彻底终结了马拉多纳辉煌的足球生涯，也为他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尽管此后马拉多纳也曾尝试复出，但始终未能重返巅峰。退役后的他，长期受到毒品和酒精的困扰，健康状况每况愈下。2020年11月30日，这位曾经给世界带来无数欢乐和激情的足球天才，最终因心脏骤停而离开了人世。